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六十三回 暗察訪知府被劫持

話表劉大人，思想之間，來到沙河驛的村南，離沙河驛就只剩了五六里地。大道的旁邊，有一個飯鋪，清官爺騎著馬來到跟前。大人在馬上眼望承差陳大勇，開言說：「咱們爺倆在這個鋪中吃點子飯，再走不遲。」承差答應，將大人攬下坐騎。劉大人進鋪，揀了個座坐下。陳大勇把馬拴，在樁子的上面，也進了鋪子，來到劉大人的跟前，一旁站立。清官爺低聲開言，說：「你也坐下罷，今日不必拘禮。」是。」陳大勇答應，他就坐在桌子的橫頭。堂倌一見，不敢怠慢，來到跟前，帶笑開言，說：「二位客官，用什麼酒飯？吩咐明白，也好預備。」

劉大人聞聽，說：「不用念誦，揀那爽口的拿來就是咧。」堂倌答應，翻身而去。不多時，全都端了來了，什麼東西呢？不過是湯飯饅首等類。清官爺與承差陳大勇一邊吃著飯，一邊側耳聞聽，留神細聽眾人講話。

清官爺，側耳聞聽留神看，紛紛不斷語高聲。這個說：「咱們這江寧的官難做，須得托付准人情。」那個說：「前任知府王太守，他與趙爺大拉硬弓！」這個說：「王知府，哪有趙宅的勢力大？一封字，只得回家抱孩童。」那個說：「提起趙家真厲害，橫行霸道了不成！」這個說：「趙通要瞧見好婦女，當街拉住要硬上弓！」那個說：「任憑惡棍行萬惡，此處的官員裝不聽。」這個說：「聞聽說這位新知府，乾隆爺，御筆親點到江寧。」那個說：「外號叫『羅鍋子』，人人曉，『官諱從麼事叫劉墉。聞聽說，這位爺的根子硬，不怕勢力斷事清。業已到任有一個月，怎不見，惹一惹，沙河驛的趙州同？羅鍋子必定是他害怕，各保身家他也懶盡忠！素日的清名都是假，他豈肯，大睜著兩眼去碰釘？劉羅鍋，哪有趙宅的手眼大？『大管家』、『喪門神』，皺皺眉頭他的知府就扔！」劉大人聽罷前後的話，這不就氣壞清官人一名。

劉大人聞聽眾人之言，把肚子氣了個一鼓一鼓的，腹內說：「罷了，罷了！趙通果然萬惡非常。本府要不拿了這個棍徒，此處的子民受害非淺。」清官爺思想之間，將飯用完，承差陳大勇打發了飯錢，劉大人站起身來，往外面走。

出飯鋪，陳大勇他將馬拉過來，扶持大人上了坐騎，承差在後面相跟，爺兒倆逕奔沙河驛而走。不多一時，來到村頭。

清官舉目一瞧：那邊柳蔭樹下，有一個老者，在那裡站立。劉大人來到跟前，下了坐騎，將馬交與承差，往前緊走兩步，眼望老者，帶笑開言，說：「老丈，我在下借問一聲：眼前邊就是沙河驛嗎？」那老者聞聽，把劉大人上下打量打量，是個買賣人的打扮，也就不好相輕，帶笑開言，說：「客官問的是眼前頭這個村麼？」大人說：「正是。」那一老者，用手一指，說：「客官瞧，那西北上有樹木圍繞的，叫作沙河驛口千萬的別往那裡去，可惡的緊。」劉大人要問話，忽見打那邊有幾匹馬，如飛而來。不多一時，來到跟前，把那個老者嚇得磕磕絆絆地跑了個無蹤無影。劉大人舉目一瞧，當中這個騎青馬的，他帶著個涅白頂，年紀不過二十五歲，身上穿戴的甚是鮮明，旁邊那個騎白馬的，長了個免頭蛇眼的，年紀不過至多四十歲。是後面隨的奴僕不少，單他在馬上，用鞭子指指點點的，講話也聽不真說的是什麼言詞。「托托托」，打劉大人的面前過去。

清官爺，看罷時多會，自己思量把話云：「細瞧方才人數個，不像良人的貌與容。莫非就是那惡棍，候選州同叫趙通？」正是大人心犯想，忽見那，三四匹馬往回裡行。

眨眼之間來得更快，到跟前，「撲撲撲」一齊下了走龍。

眾豪奴，齊望大人來講話，說：「客官留神在上聽：我們的命令將你請，快些走罷莫消停。」劉大人，聞聽前後的話，說道是：「你家的主人叫何名？與我在下的無見過，但不知，喚我有什麼事情？」家奴們見問開言道：「客人留神要你聽：我家主人本姓趙，現是候選一州同。

不必挨遲快快走，但若支吾，我們定不容！」清官爺，聞聽家奴的話，不由著忙吃一驚，腹內說：「果然就是那惡棍，莫非看出我本府的形？這如今，有心跟了他們去，又恐怕，中了惡棍的計牢籠。欲待不跟他們去，瞧光景，眾多的豪奴未必容。罷罷罷，既然假扮來私訪，少不得，要進龍潭虎穴坑！此來不訪真情弊，怎與黎民把案清？」清官爺，想罷開言道：說「眾位留神在上聽：既承高情將我請，焉敢推卻這盛情？」大人說罷忙上馬，眾豪奴，一齊也都上走龍。陳大勇，緊跟在後走，逕奔沙河驛中行。

不多一時來得更快，趙通的，走馬大門在眼下橫。惡棍豪奴齊下走龍，不慌不忙也下了馬，陳大勇上前接這坐騎，淨街王三開言把話談。

淨街王三眼望杉篙尖子王虎，開言說：「王大哥，你們看著他，別叫他跑了，我進去回話。」王虎說：「交給我罷，夠他跑的咧！」王三說罷，往裡而去。

劉大人聞聽豪奴們那個話頭，腹中說：「罷罷罷，也只是憑命由天。」清官爺復又留神，把惡人趙通的宅子一看：方圓占地有七畝，房子瓦簷一般，走馬大門，門底下擱著兩條大凳，有十幾名家奴，列坐在兩旁。內有一個年老的家人，走到劉大人的跟前站住，點頭砸嘴：「你那裡尋不得死呢？怎麼跑在鬼門關上掛號來咧呢？一會進去，見了我家主人，要你小心。也只是看你的造化咧！」那個人說罷，又到板凳上坐著去咧。劉大人來到承差陳大勇的跟前站住，低聲悄語，說：「本府一會進了賊宅，吉凶難保。要是無事呢，咱爺倆好一同回府；要是本府趕酉時不出來，你就急急的回去，到守備王英的衙門，將此事說明，叫他帶領人馬，速速前來搭救本府。」陳大勇答應。

清官爺正與承差講話，忽見先進去那個家奴淨街王三，慌慌張張打裡面跑出來咧，眼望眾惡奴講話，說：「主人公大動了嗔癡咧！叫你們都進去伺候著呢。」復又開言，說：「那客人呢，快些跟我進去罷，不用發愣咧。」劉大人聞聽，並不怠慢，跟定王三往裡面走。

清官爺，跟定惡奴忙邁步，進了賊人的廣梁門。大人舉目留神看：裡邊的款式不同尋。十間廂房分左右，正當中，安著屏風四扇門。清官爺，跟定王三又往裡走，進了二門細留神：五間大廳正迎面，漢白玉的台階恰似銀。再往裡瞧看不見，不知道，後面的房子淺與深。王三兒，不肯把大人朝後帶，大廳的東邊有個角門，一直穿過又往東去，另有座，小小的書房可愛人。門上貼著一副對，字字行行寫得更真，左邊寫：「懶去朝中登金闕」，右邊是：「逍遙林下勝朝臣」，橫批是：「萬古長春」四個字。門裡面，奇花異草栽滿盆。劉大人還未將門進，淨街王三把話云：「你在此處等一等，我進書房去見主人。」清官爺說「知道」，王三邁步就翻身。劉大人，在門外又朝裡看：天棚搭在半天云。只聽裡邊雀鳥啣，「咕溜紮校」各樣的音。清官爺，門外正觀還未盡，忽聽那，進內的家奴把話云。

劉大人正在外面觀看，忽聽那方才進去的惡奴王三開言，說：「小的奉爺之命，把那個客人叫進來咧，現在書房門外。」

雁過拔毛趙通，聞聽淨街王三之言，說：「叫他進來罷。既然來到我家咧，盡自在外邊發會子愣，也當不了，難道說還跑了你不成嗎？」劉大人在外面聞趙通之話，腹內說：「罷了，罷了，我劉某今日可入了虎穴龍潭咧。講不起仗我這三寸不爛之舌，拚他一拚，再作定奪。」

清官在外面正然思想，一抬頭，瞧見惡奴王三，打裡面走出，來到了劉大人的跟前站住，說：「客官，我家主人叫進去呢。小心著點。」劉大人答應，一同王三來至書房門首，上台階進門坎，走至惡奴趙通的跟前，煞住腳步站住。

列公：羅鍋子劉大人按天星下界，乃是咱大清國的臣宰，焉肯與惡人行禮？清官爺故裝愚魯之相，把手望惡人一拱手，說：「官長在上：我買賣人行禮了。」兩邊豪奴們聞聽劉大人之言，一齊斷喝，說：「口歹！還不跪下嗎？見了我家老爺，擅稱買賣人，不跪下，就當將你腿打折！」雁過拔毛趙通在上面一聲斷喝，說：「明明你們把他當作是誰，叫他跪下？他乃是江寧府台大人，民之公祖，如何叫他下跪？快些看一個座來！」

這下人答應一聲，拿過一張椅子，放在下面。清官爺把手向惡人又拱了一拱，說：「買賣人謝坐了。」說罷，他老人家一屁股就坐在椅子的上面。惡人趙通在上面開言。

趙通上面開言叫：「劉知府留神要你聽：咱們倆，打破鼻子說亮話，你的來意我盡明。必定是，假扮客人來私訪，倒要你，實說這件事情。聞名你難纏露著拐，巡撫的跟你拉硬弓。又聽你，上元縣的北關將人命斷，訪白氏，假扮玄門的老道公。二次私訪拿過徐五，滲金頭江二，也入了打籠。又聽你，假裝城隍把姑子審，金寡婦叫你，也治了一個苦情。難為你，這一道的想頭真不小，竟敢在我家來訪事情！倒要你實說這件事，倘有花言，想出我的門坎萬不能！大爺如何認得你？多虧我的管家人一名：姓陳名叫陳三恍，『喪門神』就是他外號名。皆因他，常上江寧去討帳，時常見過你的尊容。快些當面說實話，咱倆倒留下個好交情。」劉大人聞聽前後的話，不由心中吃一驚。

故意慌忙來站起，說「長官留神在上聽：吾乃真是經商客，豈可錯認是知府公？同名同姓常常有，廣有同貌與同宗。

既蒙呼喚我在下，不知道，官長有何事情？吩咐明白我遵命，要是無事，在下的還要趕途程。」趙通正要把無名起，忽見那，門外進來人一名。